

學統卷之四十七

雜統

陸象山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

又曰子靜說克已復禮云不是克去已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爾因言此是陷溺人之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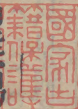
一

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問子靜不喜人說性朱子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肖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又曰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蓋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毋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則不可無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

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朱子曰。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又問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

又曰。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二

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又曰。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

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端生知安行而學之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旦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政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三

處

又曰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籠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哀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籠暴底意思可畏可畏其徒都是這

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念
○憶○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朱○子○曰○聖○門
○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
○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
○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
○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四
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

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
○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
○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
○此○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
○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却○不
○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
○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旣○無○資○送

如何便回去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
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
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
不會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
在其中矣。

又曰：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
排其說，大抵他只要拘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
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
察，以勝之。自渠好爲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五

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朱子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
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
以爲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
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個是說甚底話。又平時
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

豈○會○說○箇○當○下○便○是○底○話○大○抵○今○之○爲○學○者○有○二○病○
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
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會○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
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
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

又○曰○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子○靜○只○是○差○過○
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却○好○不○
及○底○趨○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宜○下○纔○不○
及○了○便○不○宜○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六

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個○中○初○間○只○差○了○些○
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因○說○某○看○近○日○學○問○高○
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早○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
於○佛○老○早○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又○曰○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
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箴○思○而○不○學○則○殆○正○謂○
無○底○箴○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
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問子靜君子喻於義口義朱子曰子靜只是拘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問象山言本立而道生多却而字朱子曰聖賢言語一步是一步近來一種議論只是跳躑初則兩三步做一步甚則十數步作一步又甚則千百步作一步所以學之者皆顛狂

或云學者須是除意見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之學非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七

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蓋欲於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朱子痛加誚責曰除意見三字大誤天下學者自堯舜相傳至歷代聖賢冊上並無此三字某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如饑之思食渴之思飲合做底事思量去做皆意見也聖賢之學如一條大路次第分明緣有除意見橫在心裏便更不在做如日間所行之事想見只是不得已去做纔做便要忘了生怕有意見所以目視霄漢悠悠過日下稍只成得箇狂妄今只理會除意見

安○知○除○意○見○之○心○又○非○所○謂○意○見○乎○

朱子因看金谿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真賊真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辨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已私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矢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稍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爲皆彼自謂不妨者也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八

又曰金谿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千罪惡卽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爾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剗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

又曰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易

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却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爲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

潘恭叔說象山說得如此。待應事都應不是。朱子曰。可知是他所學所說盡是杜撰。都不依見成格法。他應事也只是杜撰。如何得合道理。

又曰。頃有一朋友作書與陸子靜。言立之學蕩而無所執。陸復書言蕩本是好語。君子坦蕩蕩。堯蕩蕩。無能名。詩云蕩蕩上帝。書云王道蕩蕩。皆以蕩爲善。豈可以爲不善耶。其怪如此。

又曰。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

又曰。子靜與王順伯書論釋氏義利公私。皆說不著。蓋釋氏之言見性。只是虛見。儒者之言性止。是仁義禮智皆是實事。今專以義利公私斷之。宜順伯不以。

爲然也。

又曰子靜應無所住以生其心。

又曰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說禪。

吳仁父說及陸氏之學朱子曰只是禪初間猶自以吾儒之說蓋覆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便打人罵人後生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道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十

衰微千變百怪如此可畏可畏。

又曰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以說其胸中所見者爾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得他却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鯨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爾。

又曰陸子靜楊敬仲自是十分好人只似患淨潔病底又論說道理恰似閩中販私鹽底上面以鯨魚蓋之使人不覺蓋本是禪學却以吾儒說話遮掩。

又曰爲學若靠實便如釋老談空又却不如他說得索性近來諸處學者譚空浩瀚可畏可畏引得一輩江西士人都顛了

朱子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窮得一句便得這一句道理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意指是如何要將作何用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爲學曰公們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悵悵然如村愚柏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十一

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傳○子○淵○便○是○如○此○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今○教○公○之○法○只○將○聖○賢○之○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理○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隨○在○求○師○友○商○量○莫○要○閑○過○日○子○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待○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贏○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

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剛定如何。只認問取自己便了。
陸剛定還替得公麼。

又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箇箇學得不遜。只纔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悖慢無禮無長少之節。可畏。可畏。象山死。朱子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旣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

曹叔遠問陸子靜教人合下便是如何。朱子曰。如何便是。公看經書中還有此樣語否。若曰。便是。夫子當初引帶三千弟子。日日說來說去。則甚。何不云你都。是了。各自去休也。須是做工夫始得。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十三

或問陸象山。大要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那裏。朱子曰。聖人有這般說話。否。聖人不會恁地說。聖人只說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今截斷克己復禮一段。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聖人當年領三千來人。積年累歲。是理會甚麼。何故不說道才見得。便教他歸去自理會便了。子靜如今也有許多人來從學。亦自長久相聚。還理會箇甚麼。何故不教他自歸去理會。只消恁地便了。且如說堯舜之道。孝。

梯而已矣。似易須是做得。堯許多工夫。方到得堯。須是做得舜。許多工夫。方到得舜。

又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其實見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如東萊。便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稍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底。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十三

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世。卽今便是。

又曰。子靜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底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

又曰。從陸子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官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

稗神也

又曰陸子靜楊敬仲有爲己工夫若官窮理當甚有可觀惜其不改也

又曰佛氏學只是任他意所爲於事無有是處或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却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慎勿實諸所無楊敬仲學於陸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之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四

又曰子靜謂顏子不似他人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正是禪家之說如杲老不可從不可思惟之類說到那險處却又不說破却又將虛處說起來如我所說克已便是說外障如他說便說裏障所以嫌某時只緣某捉他緊處别人不曉禪便被他瞞過某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分明請事斯語却如何甚底說也

又曰告子直是將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

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
又曰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而
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惟
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畧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
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不至而自托於吾學以少避
其名爾

朱子荅呂伯恭書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
之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
卽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十五

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
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爾今
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
終亦未克窮也渠之病自是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
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
此

與劉子澄書曰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
疑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荅
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惹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

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驚天動地，撐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爲此說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學問固是須著勇猛，然此勇猛却要有箇用處。若只兩手握拳，努肋著力，枉費十分氣力，下稍無可成就，便須只是怪妄而已。近日因看大學，見得此意甚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了，但人自不領會，却向外狂走爾。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其

荅姜叔權曰：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學問氣象？頃見其徒自說見處，言語意氣次第節拍，正是如此。更無少異，恐是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張皇。如此不已，恐更有怪異事，甚不便也。

荅趙幾道書曰：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逆而禍大爾。孟子所以合申韓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于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畧見天理，彷彿一味只

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
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
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
已成決不宥含然此說旣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
坑中亦是一事爾

敬軒薛氏曰象山謂人讀書爲義外工夫必欲人靜
坐先得此心若如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

又曰朱子論陸象山之學具有定論臨川吳氏猶左
右之何也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七

敬齋胡氏曰象山天資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其見
理過於高大存心過於簡易故入於禪其自幼與伊
川不合者伊川收斂謹密其言平實精確象山有凌
虛駕空之意其晚年身在此便能知民間事又預知
死期則異學無疑其門人楊簡以問荅之間忽見此
心之精明忽省此心之無始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此非儒者之傳受其行狀言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
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
生之不可測也亦過高之言矣每讀象山之文章筆

力精健發揮議論廣大剛勁有竦動人處故其遺風
餘烈流傳不泯然細推之則於聖人細密工夫不甚
分明故規模腔殼雖大未免過於空虛也

又曰陸子說道理多不條暢說仁說心亦偏枯其作
敬齋記亦踈蓋形容敬中工夫不出可見其學之偏
整庵羅氏曰朱陸之異同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置
而弗辨將莫知所適從於辨宐有不容已者辨之弗
明而弗措焉必有時而明矣豈可避輕議儒先之咎
舍胡兩可以厚誣天下後世之人哉夫斯道之弗明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六

於天下凡以禪學混之也其初不過毫釐之差其究
奚啻千萬里之遠然爲禪學者旣安於其陋了不知
吾道之爲何物爲道學者或未嘗通乎禪學之本末
亦無由真知其所以異於吾道者果何在也嘗考兩
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亦皆能究其底蘊及
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
而已力排痛闢閔閔焉惟恐人之陷溺於其中而莫
能自振以重爲吾道之累凡其排闢之語皆有以洞
見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肓之病初非出於揣摩臆度

之私也。故朱子目象山爲禪學。蓋其見之審矣。豈嘗有所嫌忌。必欲文致其罪。而故加之。以是名哉。愚自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訓而已。初不知所謂禪者何也。及官京師。偶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荅。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旣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或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其亦以爲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九

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喫○緊○爲○人○處○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爲○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若○然○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二十

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爲○至○道○謂○非○禪○學○而○何○蓋○心○性○至○爲○難○明○象○山○之○誤○正○在○於○此○故○其○發○明○心○要○動○輒○數○十○百○言○疊○疊○不○倦○而○言○及○於○性○者○絕○少○間○因○學○者○有○問○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梧○籠○罩○過○並○無○實○落○良○由○所○見○不○的○是○以○不

得於言也。嘗考其言有云：心卽理也。然則性果何物耶？又云：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然則性果不在人耶？旣不知性之爲性，含靈覺卽無以爲道矣。謂之禪學，夫復何疑？然或者見象山所與王順伯書，未必不以爲禪學，非其所取。殊不知象山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也。何以明之？蓋書中但言兩家之教所從起者不同，初未嘗顯言其道之有異。豈非以儒佛無二道，惟其主於經世，則遂爲公爲義爲儒者之學乎？所謂陰用其實者此也。或者又見象山亦嘗言致思亦嘗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三

言格物亦嘗言窮理，未必不以爲無背於聖門之訓。殊不知言雖是而所指則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窮理者窮此理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固皆本之經傳，然以立此者也。一語證之，則凡所謂此者皆指心而言也。聖經之所謂格物窮理，果指心乎？故其廣引博證，無非以曲成其明心之說。求之聖賢本旨，竟乖戾而不合也。或猶不以爲然，請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

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有詹阜民者從游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
平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逆而視
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截觀孔曾思
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脉
路○之○端○的○雖○有○善○辨○殆○不○能○爲○之○出○脫○矣○蓋○二○子○者
之○所○見○卽○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
究○言○之○不○敢○爲○令○胡○兩○可○之○辭○也○嗟○夫○象○山○以○英○邁
絕○人○之○資○遇○高○明○正○直○之○友○使○能○虛○心○易○氣○舍○短○取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三

長○以○求○歸○於○至○當○卽○其○所○至○何○可○當○也○顧○乃○眩○於○光
景○之○奇○特○而○忽○於○義○理○之○精○微○向○道○雖○勤○而○朔○南○莫
辨○至○於○没○齒○曾○莫○知○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其
說○之○傳○至○於○今○未○泯○尊○崇○而○信○奉○之○者○時○復○有○見○於
天○下○杜○牧○之○有○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愚○惕○然
有○感○乎○斯○言○是○故○不○容○於○不○辨

又○曰○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
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嘗○見○席○文○同○鳴○寬○錄○提○綱○有○云○孟○子○之○言○程○子○得○之

程子之後陸子得之然所引程子之言只到復入身
來○而○止○最○緊○要○是○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語
却○裁○去○不○用○果○何○說○耶○似○此○之○見○非○惟○無○以○直○象○山
之○寬○正○恐○不○免○寬○屈○程○子○也

又曰程子言性卽理也象山言心卽理也至當歸一
精一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
昔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
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卽理也明矣於心亦屢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三
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
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
數語謂心卽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
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
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自誤已
不可況誤人乎

又曰象山言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已知道時矣雖
有所知未免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或縱或作或
輟至三十而立則無出入明晦警縱作輟之分矣然

於事物之間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夫其初志於學也卽已名爲知道緣何既立之後於事務之間見得猶未分明然則所已知者果何道所未見者果何物耶豈非以知存此心卽爲知道耶然象山固嘗有言但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以聖人之資猶待二十五年之久方能灼然有見則其言亦不副矣且所知所見各爲一物吾聖人之學安有是哉

又曰論語首篇首以學爲言然未嘗明言所學者何事蓋當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但要加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五

時習之功爾自今觀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非學者之所學乎是知學文修行皆要時時習之而忠信其本尤不可須臾失焉者也註所謂效先覺之所爲亦不出四者之外若如陸象山之說只一箇求放心便了然則聖門之學與釋氏又何異乎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上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其所得之淺深則由其資稟有高下爾自

陸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爲道理但當求之於心書可不必讀讀亦不必記亦不必苦苦求解看來若非要作應舉用相將坐禪入定去無復以讀書爲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

又曰陸象山與詹子南書有云日享事實之樂卽語錄中所謂此理已顯者也其與晦翁辨無極書所謂言論未詳事實先著余嘗意其指識此心爲事實今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五

始驗得分明

又曰羅豫章先生詩云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岐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肖思今按象山每謂心不可泊一事謂須都不起不動無營求造作引惹謂須一切蕩滌剝落淨盡豈非所謂死灰槁木而置心官於不思乎至楊慈湖又明言曰道非心思所可知非言語所可及可覺不可求又曰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嗚乎其視聖賢思曰睿思誠九思慎思學而不思則罔思之弗得弗措之教異

矣。

又曰包顯道所錄象山語有云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按傳燈錄智通禪師臨終有偈云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門天外見誰是我般人不知象山之言其偶同耶抑真有取於智通之說也。

又曰既不知尊德性又焉有所謂道問學此言未爲不是但恐差認却德性則問學直差到底原所以差認之故亦只是欠却問學工夫要必如孟子所言博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五

學詳說以反說約方爲善學苟學之不博說之不詳而蔽其見於方寸之間雖欲不差弗可得矣。

整庵荅弟允恕書曰昨得手簡知嘗細讀拙記心性理氣諸說乃記中大節目吾弟所見皆合何慰如之然心性之辨旣明則象山之學術居然可見顧乃疑吾言爲已甚何也象山之學吾見得分明是禪弟則以爲似禪似之爲言彷彿之謂也以予觀之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象山亦然其所謂至道皆不出乎靈覺之妙初不見其有少異也豈直彷彿云乎據象

山所見自不合攻禪緣當時多以禪學目之不容不自解爾來簡有云若陽避陰用則象山乃反覆作僞之人此固君子之言而亦可謂善辨矣予敢忽哉夫以象山之高明固空不肖作僞但其見性不的而主張所學太過未免頗有飾辭如辨無極書中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兩語明是踈脫却須要遮飾又如荅李敏求心性材情之問始終不見分曉只是支吾恐非所謂修辭立其誠也弟嘗徧讀其書試尋得幾句言性分明處來安有不服陽避陰用之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三

說當不俟終日而改之矣趙東山之贊要在超然獨契本心一語意欲爲象山出脫禪學予固謂象山有見於心但無見於性爾贊詞得無尚費分說耶湛元明議論多持兩端予嘗擬之楊子雲矣況渠乃象山派下眞法嗣乎言及於此弟將又以爲甚顧不直則道不見爾

荅陳國祥書曰承論及佛氏與陸象山斯亦講學之不容後者然彼此之論似乎小有未合敢畧申之僕論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高論亦旣在所取矣而

又○以○爲○責○之○甚○恕○豈○非○以○佛○氏○之○於○此○心○見○之○猶○有○
所○未○盡○耶○然○旣○云○無○見○於○性○卽○不○得○比○於○孟○子○之○盡○
心○矣○僕○謂○象○山○亦○然○高○論○初○以○未○悉○爲○辭○旣○而○欲○處○
之○告○子○之○列○朱○子○固○嘗○以○告○子○目○象○山○矣○蓋○以○力○制○
其○心○之○同○也○然○僕○嘗○細○推○之○不○能○無○別○告○子○之○不○動○
心○其○心○死○其○時○未○有○佛○氏○但○以○燭○理○未○明○而○墮○於○意○
見○之○偏○高○論○以○爲○學○焉○而○流○者○是○也○然○其○爲○說○初○無○
以○動○人○其○害○終○小○象○山○之○不○動○心○其○心○活○蓋○誠○有○得○
於○頓○悟○之○妙○從○源○頭○便○是○佛○氏○本○來○面○目○夫○豈○未○流○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元

之○失○乎○其○人○雖○遠○其○說○方○行○所○以○陷○溺○人○心○而○蔡○蕪○
正○路○者○固○君○子○之○所○深○慮○未○可○容○易○放○過○也○

問○羅○整○庵○譏○象○山○只○論○心○不○及○性○呂○涇○野○曰○只○論○心○
論○性○不○論○行○亦○未○是○須○著○自○家○行○去○方○好○象○山○謂○六○
經○皆○我○註○脚○如○這○等○議○論○儘○是○高○明○的○但○却○未○曾○如○
此○行○爾○如○與○諸○子○爭○辨○便○忿○恨○不○平○甚○至○罵○詈○躬○行○
君○子○豈○是○如○此○

胡○支○湖○異○學○辨○曰○象○山○好○靜○厭○動○是○內○非○外○心○不○盡○
而○欲○其○存○性○不○知○而○覲○其○養○此○學○之○所○以○爲○異○也○

又曰萬物一源者也。象山之學異於惡物也。惡物不已，遂以格物爲玩物。又以絕物爲格物。以物爲外而欲絕之，則萬物皆非我矣。象山以程子格物之說，徒爲玩物喪志，嗚乎！自鄒孟氏歿而大學之道不明。學者茫然不知所謂格物者何事。往往雖有求道之心，而昧所從入。程夫子始發其旨，以教人。夫然後學者乃知格物所以窮理，如繳而射者必先明夫的如跣而行者必先視乎地。象山反覆厭窮理之煩，而欲誣其說何耶？或曰：明道不嘗以玩物喪志箴上蔡乎？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五

曰：明道正以其徒務博而不知窮理也。苟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奚其喪象山以讀書之累心，無異於外物之累心，故欲內絕乎想，外絕乎書。曰：只此是格物，非絕之而何？

又曰：象山之欲廢書，我知之矣。蓋其於書不甚解，慮其有問不能答，而見誦於門人也。故爲是言以禁止之。學者欲其易簡之說，而靡然趨之，卒至塗其耳目而不知其賊夫人之子也。

又曰：禪家之言曰：見性是佛，作用是性。夫天命者太

極之流行也。其在於人爲性，卽所受於天之太極也。而禪家以作用當之。象山於禪學中，認取其昭昭靈靈，能作用者爲太極。是以氣爲性矣。是以形而下者爲道矣。至其論學，惟曰端坐拱手，完聚精神，是其所以爲學者。惟欲見於已而已，守此而已矣。

或問人於子靜，不謂之禪，而謂之異學者。何？支湖曰：禪者靜也。佛老之通學也。象山之學之駁正韓子，所謂雜佛老而言之。張子所謂使儒墨老莊混然一途者，禪亦不足以盡之。二氏之教虛無寂滅，體若近而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三

用則大異。老子絕念去知，而以微明爲用，是猶役其情於權謀詐術者。釋氏則並其情而滅之。象山凝神爲學，老釋其心，獨儒其言。若良心若仁義若四端，必以爲口實聽之，似是而實非也。虛而不受寂而不感，與二氏之體則同之矣。而又以擒搦乎人爲用，是純用老子之術，而非吾儒道德齊禮之意。非儒非釋而又非老，故君子異之。而以其害爲甚於佛老也。或又問象山乃終身不合，以流於異者。其故何在？曰象山自言其性好異於人也。而其所以爲學者，其誤又

非一端。昔朱子謂子靜之學，只在不知性有氣稟之雜。此特其一也。又其一，乃讀書入門之誤。又其一，在自廣狹人而不知取善于人之誤。又其一，乃以養知卽爲致知之誤。

又曰：聖門問仁，象山獨謂顏子用力甚難。夫子荅之，猶下克己二字，仲弓冲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夫子但告以出門云云，嗟夫同己者則進之異己者則退之，象山之見，其異乎人之見與。

又曰：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人有鷄犬放，則知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三

求之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心者卽失其仁心也，求放心者卽求其所失之仁也。學問之功不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持守，涵養省察，擴克等事，皆所以去人欲存天理而求放心已矣。若陸氏乃以靜坐收攝精神，不令泊一事以爲求放心之遠矣。此所以雖謂求放心而實與孟子之求放心不同也。惡得謂是聖賢孔子之學哉。

又曰：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曾見其非。

中年方識象山而云去短集長疑信相半晚年的見
象山之爲禪學而水炭之甚排之益力程篁墩道一
編言朱陸早異晚同陽明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
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相唱和凡此皆顛倒早
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
通辨前編編年以辨而二家早晚同異之實近世顛
倒之弊舉昭然矣

陳清濶學部通辨曰孟子專言利欲害心陸子則言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心不可泊一事思一理便逐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三

外傷精神其視孟子何啻燕越胡敬齋曰吾儒之一
一於理不爲利欲所雜佛老之一一於虛無不爲事
物所雜思慮所牽此儒佛之異甚明矣

又曰曾祖道見象山象山與言曰汝目能視耳能聽
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
要存誠持敬硬將一物去治一物做甚咏歸舞雩自
是吾夫子家風朱子曰陸子靜所學分明是禪又按
象山荅曾宅之書謂持敬字乃後來杜撰王陽明亦
譏朱子主敬爲綴爲畫蛇添足而謂點也雖狂得我

情譏持敬而尚黠狂與陸學趣見自是一種

又曰聖賢之學心學也禪學亦皆自謂心學也不知心之名同而所以言心則異也孔孟皆以義理言心禪學則以知覺言心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又曰豈無仁義之心又曰仁人心也皆以義理言心未以知覺言也禪學出而後有精神知覺之說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曰覺則無所不了曰淨智妙圓曰光明寂照曰神通妙用皆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孔叢子曰心之精神謂之聖張子韶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三

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陸象山曰收拾精神萬物咸備楊慈湖曰鑑中萬象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王陽明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是天理是皆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儒釋雖皆言心而不同以此也近世不知而徒譏詭曰彼心學也此亦心學也陸氏之學卽孔孟之學也嗚乎惑也久矣又曰儒以義理爲主佛以知覺爲主學術真似同異邪正皆辨於此孔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曰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周子曰仁義禮智四者動靜

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此以義理爲主也。傳燈錄曰：作用是性。在目爲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陸象山曰：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更慶甚存誠。主敬。王陽明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是天理。此以知覺爲主也。義理在人全之。則爲聖賢。失之則爲愚不肖。知覺則夫人同具。雖桀紂盜蹠亦有之。豈可謂是天理。是大道之用乎。此理甚明。焉可誣也。

又曰：吾儒所說靜字與禪學說靜字辭同意異。吾儒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說

三

主於無欲而靜。禪學主於無事而靜。太極圖說曰：無欲故靜。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此聖賢之主於無欲而靜也。陸子曰：心不可泊一事。又曰：無事安坐。瞑目澄心。此禪學之主於無事而靜也。無欲而靜。則爲敬。爲誠。無事而靜。則入於空虛。流於寂滅。此正所謂差毫釐而失千里。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近世學者於此等處。未嘗看破。所以坐爲陸學所惑。

又曰：陸子有云：論語有無頭柄說話。如知及仁不能

守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不知時習者何事及觀宋僧常總問一士人曰論語云嘿而識之是識個甚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是得個甚士人無以對侯希聖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之語爲佛氏用旣曰默識與自得又理會甚識甚得是不成說話也陸子此語何爲踵常總之故術乎

又曰孟子七篇言心是以良心對利欲言象山言心是以心對事言一主於寡欲養心一主於棄事澄心二者言似而指殊正儒釋毫釐之別千里矣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三

霍渭崖象山學辨曰王安石以自信亂天下陸子靜以自信誤後世若二人者其名教之罪人與

又曰王荆公借周禮以行富強陸子靜借孟子以行禪學先後學術其揆一而已

又曰陸子贈僧允懷說云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庭建藏之役精誠勤苦未幾向乎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陳清澗通辨云姦僧誑誘愚民罔奪民財以尊口口之法此明王之所禁聖

賢之所必斥者象山乃亟加褒譽至欲使子弟士大夫效之錯亂孰甚焉

又曰顏子堅儒者也忽爾去髮口服爲僧象山不加責而反諛之曰高明終當遠到又曰道非口舌所能辨嗚乎髡首而口服矣所到者何道耶

又曰傅子淵象山門人所首稱者乃以醕酒失心象山曰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乃又云瑕瑜功過不相掩豈有學聖人之道而反失心者則象山之學可知矣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美

愚按朱子之世儒亦多類矣呂東萊史也而麓陳同甫才也而霸陳君舉葉正則禪也而陋之數子者辭而闢之猶易爲力惟陸氏引釋亂儒借儒文釋其筆鋒舌鏑尤足以駕僞而滅真故其勢不得不與之辨雖然陸氏亦易見爾卽其荅或人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又有詩云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此非分明禪偈耶其荅曾祖道曰汝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存誠

持敬硬將一物去治一物做甚鳴乎此何語也非
禪家所謂作用是性與狗子亦有佛性之說耶陸
之爲陸明明宗杲子詔輩樹拂擊拳訶佛罵祖生
活也人情固莫不畏難而苟安亦莫不好高而欲
速陸氏既乘其自便之私而中其窾而又爲之改
頭換面飾以似是而非之說使人陷溺于其中而
不自覺故聞其說卽易爲入一入卽不可復出亦
其勢然也自慈湖而後若白沙若陽明並祖其術
而張皇之以之取盛名惑大衆且儼然俎豆千秋
矣當其時詖淫邪遁騰沸猖狂胥宇宙而鬼魅之
禽獸之弗顧也然後知陸氏之學誠足以禍萬世
之人心而未有艾與噫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說

三

吾○人○謝○固○莫○不○畏○難○而○苟○安○亦○莫○不○好○高○而○欲
活○也○人○情○固○莫○不○畏○難○而○苟○安○亦○莫○不○好○高○而○欲
速○陸○氏○既○乘○其○自○便○之○私○而○中○其○窾○而○又○爲○之○改
頭○換○面○飾○以○似○是○而○非○之○說○使○人○陷○溺○于○其○中○而
不○自○覺○故○聞○其○說○卽○易○爲○入○一○入○卽○不○可○復○出○亦
其○勢○然○也○自○慈○湖○而○後○若○白○沙○若○陽○明○並○祖○其○術
而○張○皇○之○以○之○取○盛○名○惑○大○衆○且○儼○然○俎○豆○千○秋
矣○當○其○時○詖○淫○邪○遁○騰○沸○猖○狂○胥○宇○宙○而○鬼○魅○之
禽○獸○之○弗○顧○也○然○後○知○陸○氏○之○學○誠○足○以○禍○萬○世
之○人○心○而○未○有○艾○與○噫

學統卷之四十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統

陳白沙

敬齋胡氏曰。陳公甫曠大。今之有才氣人多喜之。所以鼓動得人。又氣魄大。中人以上爲其所引。中人以下爲其所驅。爲害尤甚。

又曰。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分明異端。釋氏語。卽釋氏見性之說。他妄想一箇不生不滅底物事在。

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統

一

天地間是我之真性。謂他人不能見不能覺。我能獨覺。故曰我大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殊不知物我一理。但有偏正清濁之異。以形氣論之。生必有死。始必有終。安得我獨無盡哉。以理論之。則生生不窮。人與物皆然。

又曰。陳公甫言靜中養出端倪。又言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

又曰。氣之發用處。卽是神。陳公甫說無動非神。他只窺測至此。不識裏面本體。故認氣爲理。

又曰陳公甫亦窺見此道理本原因下面無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見

又曰陳公甫說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則四書六經不足以載道矣

又曰人心一公便與天地萬物同體天人合一者其在此乎私則睽違隔絕今禪者以一己之私心而欲強合天地萬物欲將天地萬物安頓包放心裏謬矣故陳憲章言一片虛靈萬象存實不能存也

又曰陳公甫言才覺便覺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

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統

二

無盡是物我有二理矣

又曰婁克貞陳公甫分明是禪學所以轉見狂大

又曰陳公甫言一片虛靈萬象存只要將天地萬物強包放胸中本一體何用強包強包愈乖離了

又曰章德茂言陳公甫不害世只有今之貪利祿者爲害世是不知莠之亂苗但知蒿草之害苗也

又曰禮義人心固有朱子去遠而小學家禮好之名

甚衆今被陳公甫輩務爲高遠厭禮節之卑近煩細不屑爲之可勝嘆哉

又曰程子說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是說未發之時只是沖漠無朕而已而天下萬物之理已默具於其中公甫說一片虛靈萬象存是要把他底精神來包涵萬象與程子實不同也以程子之說只去莊敬涵養上做工夫而心之本體已立不用察覺安排而道之全體已渾然在中故聖賢氣象深沉篤實光輝自在如公甫之說是常把這天地萬象積放胸中只弄得這些精神豈暇再去思量事物之理故張皇烜赫自已不勝其大故下視聖賢小視天地其曰生不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統

三

知好死不知惡是他本來面目非心實不然故作此大話頭來嚇人也

敬齋荅張廷祥書曰承諭公甫書反覆思繹竊窺其一二夫公甫天資太高清虛脫灑所見超然不爲物累而不屑爲下學故不覺流於黃老反以聖賢禮義爲太嚴先儒傳註爲煩贅而欲一切虛無以求道真雖曰至無而動如以手捉風無所持獲不若日用間且從事下學外則整衣冠正容體蹈規矩謹進退內則主一無適使無雜擾庶乎內外交養靜則可以操

存○使○大○本○自○此○而○立○動○則○可○以○省○察○使○達○道○自○此○而○
行○夫○道○本○人○所○同○有○公○甫○曰○至○無○而○動○莫○實○於○理○公○
甫○曰○致○虛○所○以○立○本○此○皆○不○可○曉○者○望○以○此○意○達○公○
甫○公○甫○高○明○必○能○自○省○庶○幾○正○學○可○續○

何○椒○丘○與○羅○一○峯○書○曰○近○得○陳○公○甫○二○書○僕○等○繹○數○
曰○深○喜○公○甫○玩○心○高○明○非○俗○儒○所○及○斯○道○之○傳○有○望○
矣○但○書○中○所○言○有○不○能○無○疑○者○夫○道○之○難○言○也○尚○矣○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則○所○謂○道○者○不○外○
乎○性○命○非○窮○冥○昏○默○之○謂○也○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

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統

四

問○學○是○所○以○入○道○者○不○外○於○存○心○致○知○非○有○甚○高○難○
行○之○事○也○自○濂○洛○關○閩○諸○大○儒○繼○作○其○於○道○之○全○體○
大○用○與○凡○所○以○入○道○之○方○發○明○詳○且○盡○矣○儒○者○世○守○
之○毋○庸○異○說○今○公○甫○之○書○云○夫○道○至○近○而○神○至○無○而○
動○又○曰○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得○非○老○莊○虛○無○
之○教○乎○又○曰○不○須○廣○覽○前○言○徒○亂○心○目○得○非○子○靜○不○
必○讀○書○之○說○與○又○曰○僻○處○作○室○靜○處○用○工○則○學○道○者○
必○如○仙○翁○釋○子○絕○類○離○倫○乃○可○以○得○道○與○至○於○林○緝○
熙○之○書○曰○終○日○靜○坐○杜○門○面○壁○無○乃○禪○家○之○意○與○又○

曰。端○默○踰○月。從○此○得○些○光○景。無○乃○佛○氏○頓○悟○之○說。與○凡○此○數○說。叅○諸○濂○洛○關○閩○之○書。誠○爲○可○駭。不○知○公○甫○何○爲○而○然○也。豈○所○謂○智○者○過○之○耶。

整庵羅氏曰。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愚前所謂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幾之不能研。雖不爲白沙發。而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楓山嘗爲余言。其爲學本末。故以禪學目之。胡敬齋攻之尤力。其言皆有所據。公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統

五

又曰。丘文莊公雅不喜陳白沙。大學衍義中有一處。譏議異學。似乎爲白沙發也。然公之文學。固足以名世。而未有以深服白沙之心。其卒也。白沙祭之以文。意殊不滿。此殆程子所謂克己最難者也。

又曰。所謂理一者。須就分殊上見得來。方是真切。佛家所見。亦成一片緣。始終不知有分殊。此其所以似是而非也。其亦嘗有言不可籠統。真如顛頂佛性。大要以警夫頑空者爾。於分殊之義。初無干涉也。其旣

以事爲障。又以理爲障。直欲掃除二障。乃爲至道。安得不爲籠統。顛預乎。陳白沙謂林緝熙曰。斯理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橛柄入手。更有何事。其說甚詳。末乃云。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夫猶未嘗理會分殊。而先已得橛柄。愚恐其未免於籠統。顛預也。況其理會分殊工夫。求之所以自學。所以教人。皆無實事可見。得非欲稍自別於禪學。而姑爲是言耶。湛元明爲作改葬墓碑。並合要理會一句。亦不用其平日之心傳口授。必有在矣。

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統

六

又曰。白沙詩教間。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元明者也。所舉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及於禪家之杖喝。何耶。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說。蓋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旨固如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掇云者。殆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深屬意於元明爾。觀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之句。其意可見。註乃謂深明正學。以闡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然。曰藏而後

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克之。卽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旣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緣發見。遏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爾。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顧以此言爲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者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嘗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統

七

有一言以道爲吾爲我。惟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云。玉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註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耶。然則所謂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強合於聖人之道。難矣哉。

整庵復湛甘泉書曰。今以白沙爲禪學。誠有據也。蓋白沙之言。有曰。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又曰。致虛所以立本也。執事從而發明之。曰。至無無欲也。至近近

思也。神者，天之理也。凡此數言，亦既大書而深刻之，固將垂諸百世，以昭示江門之教，茲非可據之實乎？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程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聖賢之訓，深切著明。如此，今乃認不測之神，以爲天理，則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其於大傳與明道之言，殊不合矣。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明道先生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統

八

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是則致中。乃所以立本也。敬而無失，乃所以致中也。今謂致虛所以立本，其與中庸與明道之言，又不合矣。中字虛字，義甚相遠。潛心體認，亦自分明。虛無涯岸，中有定止，譬之於秤中，其定盤心也。分觔分兩，皆原於此。是之謂本。把捉得定，萬無一失。是之謂立。若乃無星之秤，雖勞心把捉，將何所據？以權物之輕重乎？此理殆不難見也。夫隨處體認天理，一言孰云非是。顧其所認，以爲天理者，未見其爲真切也。僕安得而不疑。

乎禪學始於達摩。其言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千般作弄，不出此八字而已。妙圓之義，非神而何？空寂之義，非虛而何？全虛圓不測之神，又非白沙所嘗道者乎？執事雖以謂非禪，吾恐天下後世之人未必信也。且吾聖人之格言，大訓布在方冊，皦如日月，浩若江河，苟能心領而神會之，信手拈來，無非至理。今觀白沙之所指示者，曰：無學無覺，曰：莫杖莫喝，曰：金針，曰：衣鉢，曰：逆出面目來，大抵皆禪語也。豈以聖經未足，須藉此以補之耶？先儒有言：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孟

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統

九

子於楊墨之淫詞，直欲放而絕之，所以開先聖之道者，其嚴如此。白沙顧獨喜禪語，每琅琅然爲門弟子誦之，得無與孟子異乎？欲人之不疑其亦難矣。

胡支湖曰：大抵白沙論道，只說箇道體，如謂有物萬象間，不隨萬象凋，亦禪家所謂能爲萬物始不逐四時凋之偈語也。又云：失之萬里途，得之只尺許者，非指日用倫物之間有箇當然之則，指心言也。白沙譚道，只落渺渺茫茫，令人齋居遊想，故其入處只一覺有得處，真了自家快活。觀其言曰：人爭一箇覺，纔覺

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物盡云者微塵六合
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憑虛御空俱無罣礙
豈復五倫人事之求其理者乎又曰得此橋柄入手
更有何事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克塞色色信地本
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
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
鳶飛魚躍夫白沙橋柄何所指活計何所歸橋柄在
心活計在物心在內也物在外也故先專於求內以
冀一覺纔覺時則見天下之物皆指爲道體而精神

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統

十

舒暢吟詠自適故其詩曰江門風月釣臺深直指風
月爲道矣是岐內外而二之矣

泳化類編曰白沙詩章及語門生直截上達一節皆
玄虛妙旨新奇可駭究竟難爲事業如云耳目無交
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後學高明之士一入其說
非惟目程朱爲老生將置六經芻狗之矣流而爲猖
狂一得志所謂害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不可勝言矣
愚按白沙者陸氏之後勁而王氏之前矛也江門
一唱固已續象山之燈啟姚江之鑰矣洛閩正脉

至是爲一變而邪氣乘之陵夷至於極壞嗚乎天生斯人也胡爲也哉考其學以致虛爲本以自然爲宗名曰致虛實則勞攘紛雜而已何致虛之與有名曰自然實則安排倣作而已何自然之與有假吾儒之名號弄釋子之機鋒弁髦禮法芻狗經典墮入其中者如捕風捉影茫蕩而無所歸白沙而謂非禪學也誰其信之然則活孟子之稱何居曰白沙之孟子猶莽操之伊尹周公而已觀其詩有曰元神誠有宅灑氣亦有門神氣人資質誰

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統

十一

謂老氏言下化囿其蹟上化歸其根至要云在茲自餘安足論又曰斷除嗜欲想示撤天機障身居萬物中心在萬物上又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德山莫杖臨濟莫喝又曰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又曰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鳴乎此非諸佛世尊偈語耶吾聖人曾有此聲口耶儒耶釋耶昭然其不可掩矣史稱白沙授官而歸途中擁騶從列又槩揚揚得意聞者笑恥嶺南宿學皆薄其爲人此又其小者爾惡足論

學統卷之四十八終

雜

聖庵羅

而也

道學

其所曰

要將

學統

謂

自

卷之四十八 雜統

十三



學統卷之四十八終

學統卷之四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統

王陽明

整庵羅氏曰、近時格物之說、亦未必故欲求異於先儒也、祇緣誤認知覺爲性、纔干涉事物、便說不行、既以道學名、置格物而不講、又不可而致知二字、畧與其所見相似、難得來做箇題目、所以別造一般說話、要將物字牽拽向裏來、然而畢竟牽拽不得、分定故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一

也、向裏旣不得、向外又不通、明是兩無歸著、蓋於此反而思之、苟能姑舍其所已見者、虛心一意懇求、其所未見者、性與天道、未必終不可見、何苦費盡許多氣力、左籠右罩、以重爲誠、意正心之累哉、

又曰、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知、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

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言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認知覺爲性之謬。爾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能辨。則亦何以講學爲哉。

又曰庚辰春王伯安以大學古本見惠其序乃戊寅七月所作序云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誠意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復而體正體正而無不善之動矣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於外也而反覆其詞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支與虛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罪我者其亦以是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二

矣夫此其全文也首尾數百言並無一言及於致知近見陽明文錄有大學古本序始改用致知立說於格物更不提起其結語云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陽明學術以良知爲大頭腦其初序大學古本明斥朱子傳註爲支離何故却將大頭腦遺下豈其擬議之未定與合二序而觀之安排布置委曲遷就不可謂不勞矣然於大學本旨惡能掩其陰離陽合之迹乎

又曰王伯安荅蕭惠云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三

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又荅陸原靜書有云佛氏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渠初未嘗諱禪爲其徒者必欲爲之諱之何也

整庵與陽明書曰切詳大學古本之復蓋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聖人之意殆不其然於是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直以支離目之曾無所用夫當仁不讓可謂勇矣竊惟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顏淵稱夫子之善誘亦曰博我以文文果內耶外

耶是固無難辨者。凡程朱之所爲說，有戾於此者乎。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顧經既有此文，理當尊信，又不容不有以處之。則從而爲之訓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其爲訓如此，要使之內而不外，以會歸一處，亦嘗就以此訓推之。如曰：意用於事親，卽事親之事，而格之，正其事親之事之不正者，以歸於正，而必盡夫天理。蓋猶未及知字已見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四

其繳繞迂曲而難明矣。審如所訓，茲惟大學之始，苟能卽事卽物，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而皆盡夫天理，則心亦旣正矣。意亦旣誠矣。繼此誠意正心之目，無乃重復堆疊而無用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吾之有此身，與夫萬物之爲萬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卽其分之殊，而有見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

之知至亦卽所謂知止而大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正以至於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學者之資稟不齊工夫不等其能格與否或淺或深或遲或速詎容以一言盡哉惟是聖門大學之教其道則無以易此學者所當由之以入不可誣也外此或誇多而鬪靡則溺於外而遺其內或厭繁而喜徑則局於內而遺其外溺於外而遺其內俗學是已局於內而遺其外禪學是已凡爲禪學之至者必自以爲明心見性然於天人物我未有不二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五

之者是可謂之有真見乎使其見之果真則極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一毛一髮皆吾體也又安宥叛君父捐妻子以自陷於禽獸之域哉今欲援俗學之溺而未有以深杜禪學之萌使夫有志於學聖賢者將或昧於所從恐不可不過爲之慮也又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尺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

何年爲定。羸軀病暑未暇詳考。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荅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以執事天資絕出。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耶。他說姑未敢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六

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荅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以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耶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註學庸章句或問不容

別○有○一○般○道○理○雖○或○其○間○小○有○出○入○自○不○妨○隨○處○明
辨○也○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
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
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
者○爲○崇○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恐○不○可○不○詳○推
其○所○以○然○也○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
爲○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於○三○十○餘○條○之○後○竊
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
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
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
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
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早○獲○親○炙○於○濂○溪
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但○其○所○稟○隣○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
研○者○不○同○爾○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
墮○此○科○白○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魚○兔
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然○世○之○徒
事○鑽○研○而○不○知○反○說○約○者○則○不○可○不○深○有○儆○於○斯○言

也。抑草廬既有見夫所謂昭昭者，又以不使有須臾之間斷爲庶幾乎尊之之道，其亦然矣。而下文乃云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夫其須臾之間，間斷與否，豈他人之所能與？且既知所以尊之之道在此，一有間斷，則繼續之而已。又安得以爲未能，而別有所謂學哉？是則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

又與陽明書曰：來教有云，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此執事格物之訓也。向蒙惠教，有云：格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無此議論。此高明獨得之妙，然反覆推尋，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物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果何

物耶。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理。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一也。又執事謂意在於事親。則事親卽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則事君卽是一物。諸如此類。說得行矣。有如論語川上之嘆。中庸鳶飛魚躍之旨。皆聖賢喫緊爲人處。學者如未能深達其意。未可謂之知學也。以吾意著於川之流。魚之躍。鳶之飛。若之何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耶。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二也。又執事荅人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矣。當云。致知而後格物。不當云。物格而後知至矣。且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果孰後乎。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三也。

荅歐陽崇一書曰。來書第一段申明良知卽天理之說甚悉。首云。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末云。考之孔

曾思孟濂溪明道之言質之楞伽楞嚴圓覺涅槃諸經其宗旨異同頗覺判別足知賢契不肖以禪學自居也然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本意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爲良知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爲知覺是果有二知乎夫人之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感通之妙捷於桴鼓何以異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乎且四端之發未有不關於視聽言動者是非必自其口出恭敬必形於容貌惡惡臭輒掩其鼻見孺子將入於井輒匍匐而往救之果何從而見其異乎知惟一爾而強生分別吾聖賢之書未嘗有也惟楞伽有所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三種之別必如高論則良知乃真識而知覺當爲分別事識無疑矣夫不以禪學自居志之正也而所以自解者終不免墮於其說無乃未之思乎

蒼林次崖書曰僕與王湛二子皆相知蓋嘗深服其才而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誤其所以安於禪學者只爲尋箇理字不著偶見如來面目便成富有而其才

辨又足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凌駕古今。殊不知只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錄有云。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至善是吾心本體。又云。至善卽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以此知陽明不會尋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雍語有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會尋見理字。二子平生最所尊信者。莫過於明道。其遺書具存。不知緣何都不照勘。乃爾相反。明道先生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物不與有也。又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是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詳味此言。便是各正性命之旨。便是格物第一義。二子都當面蹉過。謂之尋理字不著。可不信乎。抑程子止言物未及於事。不知事事皆有定理。斯理也在天。在人。在事。在物。蓋無往而不亭亭當當。此所以爲至善也。果然尋得當。見得真。就萬殊之中。悟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十一

合○惟○從○事○於○克○已○則○大○公○之○體○以○立○而○順○應○之○用○以○
行○此○聖○門○之○實○學○也○若○但○求○之○於○心○而○於○事○物○上○通○
不○理○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返○照○之○
所○得○自○以○爲○千○載○不○傳○之○秘○者○圓○覺○固○其○第○一○義○矣○
儒○書○中○僅○有○良○知○一○語○大○意○畧○相○似○陽○明○於○是○遂○假○
之○以○爲○重○而○謂○良○知○卽○天○理○孟○子○何○嘗○指○良○知○爲○天○
理○耶○是○誣○孟○子○也○嘗○閱○陽○明○文○錄○偶○摘○出○數○處○凡○用○
良○知○字○者○如○其○所○謂○輒○以○天○理○二○字○易○之○讀○之○更○不○
成○說○話○如○許○聰○明○豪○爽○之○士○不○知○緣○何○都○被○他○瞞○過○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三

可○嘆○也○如○荅○陸○元○靜○有○云○能○戒○謹○恐○懼○者○是○天○理○也○
荅○顧○東○橋○有○云○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舍○吾○心○之○
天○理○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荅○南○元○善○云○耳○而○非○天○
理○則○不○能○以○聽○矣○目○而○非○天○理○則○不○能○以○視○矣○心○而○
非○天○理○則○不○能○以○思○覺○矣○荅○歐○陽○崇○一○有○云○天○理○發○
見○之○思○自○然○明○白○簡○易○天○理○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
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
非○邪○正○天○理○無○有○不○自○知○者○荅○魏○師○說○有○云○能○知○得○
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天○理○諸○如○此○類○非○徒○手○足○盡○

露亦肺肝難掩。曾不自考。顧乃誣孟子以就達摩。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言之可爲痛恨。其自誤已矣。士之有志於學而終不免爲其所誤者。何可勝計。非有高明特立之君子。以身障其流而撲其焰。欲斯道大明於世。其可得乎。僕懷此有年。病臥空山。無可告語。茲因辨書所感發。不覺喋喋。同聲相應。亦自然之理也。問講良知者如何。呂涇野曰。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如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以敬恕。樊遲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蓋隨人之資質。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三

學力所到而進之。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世之儒者。誨人。往往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

又曰。陽明本孟子良知之說。提掇教人。非不警切。但孟子便兼良能言之。且人之知行。自有先後。必先知而後行。不可一偏。傳說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聖賢亦未嘗卽以知爲行也。

又曰。予在江南時。有一舉人師陽明者。過予講學。因飯彼說五經是糟粕。不消看。只去致吾良知便了。是

時予飯未了而彼已釋筋子說且不要遠比只禮記裏說主人未辯客不虛口你若不去看他就差了却從何處致良知因說他這學把行說在知前甚錯了若不先知便行箇甚甘泉湛子與他正一正說知行如車之兩輪並進予說若一輪壞了就把一輪扯住豈能行得還是曉得車軌是知了把車在上面轅去方是行

陳清瀾學菴通辨曰王陽明荅陸元靜書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面目者設此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古

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滿體段工夫大畧相似陽明又曰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會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眞卽是生其心妍者媸者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又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眞陰之精卽眞陽之氣之母眞陽之氣卽眞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非有二也苟吾

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可以不言而喻矣此數條見陽明良知之學本於佛氏之本來面目而合於仙家之元精元神元氣其自言既自己明矣奈何強稱為聖學妄借儒書以惑人哉

又曰傳習錄或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陽明日所論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若論聖人大中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陽明講學而謂通仙佛儒而兼包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十五

之為聖人中正一貫之道誠舛矣又廣為籠罩而併集仙佛儒之大成也誠雜矣

又曰陽明荅人論神仙曰吾儒亦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謂道若達摩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灑灑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也陽明一生講學只尊信達摩慧能只是欲合三教為一無他伎倆至謂顏子至今未

此語猶可駭。豈卽佛氏所謂形有死生。真性常在者耶。

嘉靖中廷臣會議言王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奇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詩謬日甚若其誅叛擒逆事功亦難掩。宐免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得旨卿等議是守仁放言自恣。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六

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宸濠之變。與伍文定仗義討賊。功固可錄。但兵無節制。奏捷誇張。近日掩襲寨。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本當追奪。念繫先朝。信令姑與終身。歿後卹典。俱不許給。都察院便榜諭天下。敢有踵襲其說。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顧涇陽與管東溟辨。謂佛學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可見又以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而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

在陽明則陰壞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旣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爾。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旣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宜聽旣已拈

出一箇虛寂。又恐養成一箇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囑付。彼直見以爲是。爲衆人說。非爲吾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畀之以所樂。而復撻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羅念翁曰。終日譚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爲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翁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必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大

憑此語。如服鳩毒。無不殺人。海內有號爲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於鳩毒。四有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於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

又曰。管東溟曰。凡說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

謂○惟○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爲○心○之○本○體○原
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箇○空○見○以○爲○無○善○無○惡
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究○竟○且○成○一○箇○混○空○則○一○切
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於○是○將○有○如○所○云
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直○以○日○用○爲○緣○塵○以○操
持○爲○把○捉○以○隨○事○省○察○爲○逐○境○以○訟○悔○遷○改○爲○輪○迴
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
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
趨○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任○情○爲○率○性○以○隨○俗○襲○非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五

爲○中○庸○以○闡○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爲○捨
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
忌○爲○不○好○名○以○臨○難○苟○免○爲○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
恥○爲○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
惡○非○善○是○故○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
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之○機
緘○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卽○孔○孟○復○作○其○亦
奈○之○何○哉○此○之○謂○以○學○術○殺○天○下○萬○世
或○問○傳○習○錄○中○一○段○云○蘇○秦○張○儀○也○窺○見○良○知○妙○用

但用之於不善爾。陽明言良知卽天理。朱子亦云良者本然之善。若二子窺見這箇妙用。一切邪思枉念。都無棲泊處。如之何用之於不善乎。竊恐揆之知善知惡之說。亦自不免矛盾也。嘗考鬼谷子有押闔篇。押者開也。陽也。闔者閉也。陰也。蘇張二子從鬼谷遊。恰就這裏窺見箇妙處。將來作弄。如遂以此當良知。則何怪世之認識神爲良知。又何怪乎世之病良知也。涇陽曰。陽明看得良知無善無惡。故如此說。良知何病如此說。恐未能無病爾。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子

涇陽論學曰。學首貴識性。識性者何。性者天之命也。民之彝也。物之則也。學以盡性也。盡性必自識性始。性不識難。以語盡性不盡難。以語學。吾釋朱子白鹿洞規性學也。不可不察也。是故父子親矣。君臣義矣。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乃其所以親所以義所以別所以序所以信者。果何物乎。於是乎有學矣。有問矣。有思矣。有辨矣。有行矣。乃其所爲學所爲問所爲思所爲辨所爲行者。果何物乎。不可不察也。以至修身也。言奚而忠信乎。行奚而篤敬乎。忿奚而懲

乎欲奚而窒乎善奚而遷乎過奚而改乎處事也。訟
奚而正乎道奚而明乎接物也。有不欲奚而勿施乎。
有不得奚而反求乎。不可不察也。察之斯識之矣。識
則一切皆我也。不識則覲面千里也。是故或生而知
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識也。饑食渴飲。貿貿焉
與禽獸並生。並死於天地之間。不識也。蓋亦有自以
爲識者矣。而高之則虛無。卑之則支離。其識也。殆無
以異於不識也。究其弊。又有甚於不識也。此無他。其
於學也。以已爲準。而不以性爲準。其於性也。以其所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三

謂性爲準。而不以公共之。所謂性爲準。於是人執一
班競開徑竇。或遂妄意人倫。日用之表。而不安其常
也。見以此爲上達。要之離下學而言上達。卽非上達
也。荒吾性者也。或僅株守人倫。日用之跡。而不研其
精也。見以此爲下學。要之離上達而言下學。卽非下
學也。局吾性者也。道術始爲天下裂矣。夫然後知朱
子之見之正也。守之確也。慮之遠也。防之豫也。故曰
白鹿洞規。性學也不可不察也。或曰。世之言性者。何
如曰。性一而已矣。言性者。亦一而已矣。不聞有異同

之說也。自孟子道性善。告子又道無善無不善。而一者始岐而二矣。此孔子以後之變局也。今之言曰無善無不善。是謂至善而二者又混而一矣。此孟子以後之變局也。或於同中生異。或於異中強同。誠淫邪遁。皆從此出。不可不察也。曰願聞其所以。曰其以性爲無善無不善也。將以破除性善也。所謂認子作賊也。其以無善無不善爲至善也。又以張皇無善無不善也。所謂認賊作子也。認子作賊而性壞。認賊作子而善壞。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而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三

世道亦隨之壞矣。非細故也。曰然則子何以裁而正之。耶。曰吾將深言之。叅諸人生而靜之上。則冲漠靡朕。方爲無善無不善之所影響。而未有以奪之也。吾將淺言之。叅諸感物而動之後。則紛紜靡定。所據反出。無善無不善之下。而不足以勝之也。請就一善字爲案。相提而論之。由孟子則善者性之實也。善存而性存矣。善亡而性亡矣。天下雖欲不尊視乎善。不可得也。由告子則善者性之障也。亦與惡無以異。爾天下雖欲不卑視乎善。不可得也。尊視乎善。君子好其

實將日孜孜焉望而趨之小人畏其名將日惴惴焉
而不敢肆卽有非僻邪謬之干鮮不意沮而色怍矣
是率天下而檢攝於善之內也卑視乎善君子且去
而凌空駕虛以見奇小人且去而破規裂矩以自恣
於是親義序別信皆爲土苴無關神理學問思辨行
皆爲桎梏有礙自然從上聖賢之所相與叮嚀告戒
一掃而盡矣是率天下而馳騖於善之外也於此校
勘何者得何者失何者爲世道人心之所由維繫何
者爲世道人心之所由傾圮昭昭判矣乃陽明之證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道天泉也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
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似欲通融和會兼
而有之然者當其時高足弟子龍溪緒山互有呈正
都未滿宥各爲折衷歸於隨機接引徹上徹下不墮
一邊豈不誠十分苦心哉然而竟不免於弊何也本
體功夫原來合一夫旣無善無惡矣且得爲善去惡
乎夫旣爲善去惡矣且得無善無惡乎然則本體功
夫一乎二乎將無自相矛盾耶是故無善無惡之說
伸則爲善去惡之說必屈爲善去惡之說屈則其以

親義序別信爲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爲桎梏於從上
聖賢之所相與叮嚀告戒一掃而盡者必伸其弊也
宐矣孰能於其間巧爲調停俾並行而不礙哉吾嘗
以爲陽明之揭良知直截痛快足以一洗支離膠固
之習而獨其所標性宗一語不敢瞞心附和反覆尋
求實是合不來說不去而其流害又不小爾是故以
性善爲宗上之則義堯周孔諸聖之所自出下之則
周程諸儒之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爲宗上之則曇
聃二氏之所自出下之則無忌憚之中庸無非刺之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一

鄉愿之所自出也兩者之發端稍歧而其究迥若霄
壤不可不察也曰告子曰無善無不善專欲抹下一
善字今日無善無不善是謂至善却乃拈上一善字
稽其立言之指倘亦微有不同乎曰固也惟是彼之
於善也既妄意排擯以矯揉造作者當之而善之本
相盡爲所掩此之於善也又過意描寫以渺茫恍惚
者當之而善之本位竟致虛懸竊恐均之不必有當
於性體爾曰無善無不善塞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
之操懿也無善無不善是謂至善通孟子之性善者

也。孟子之毛鄭也。槩而矩之。得無過乎。曰。岐無善無不善於性善。一彼一此。門戶各別。孟子之所謂性。猶在也。混無善無不善於性善。面目無改。血脉潛移。孟子之所謂性亡矣。岐性善於無善無不善。一是一非。稍有識者。類能別之。告子之說。猶不得重滋。人心之惑。混性善於無善無不善。呂嬴共族。牛馬同曹。告子之說。且居然竄入。義堯周孔之宗矣。論至於此。與其混也。寧其岐也。嗚乎。此吾儒之所爲。涇涇護持力爭於毫釐杪忽之間。而必不敢苟爲遷就。與世同其滔滔者也。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五

高景逸曰。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卽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惡爲惡事也。以善爲意。以善爲事者。不可曰明善。

或問陽明之復大學古本。其說果與古本合耶。景逸曰。陽明之致良知。則明明德之謂也。然以明明德言。則格致誠正。皆其工夫。故綱正而目備。今以目作綱。

而於明明德則曰明德必在於親民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夫齊治平非親民乎格致誠正非明明德乎大學明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自明其明德矣初不以親民爲明德也至於說格物曰極力致其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又曰爲善去惡是格物夫事物各得其正乃物格而非格物也爲善去惡乃誠意而非格物也又以誠意爲主意格致爲工夫大學固以三綱爲主意八目爲功夫矣試舉陽明古本序一釋之其於文義合耶否耶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五

又曰姚江之學興而濂洛之脉絕

又曰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也故致知在格物一語而儒釋判矣

又曰名性曰善自孟子始吾徵之孔子所成之性卽所繼之善也名善曰無自告子始吾無徵焉竺乾氏之說似之至陽明始以心體爲無善無惡心體卽性也嗚乎古之聖賢曰止善曰明善曰擇善曰積善蓋

懇懇焉。今以無之一字掃而空之。非不教爲善也。旣無之矣。又使爲之。是無食而使食也。人欲橫流。如河水建瓴而下。語之爲善。千夫隄之。而不足。語之無善。一夫決之。而有餘。悲夫。

景逸陽明說辨曰。君子於人之言也。必有以得其人之心。盡其人之說。體之於吾身。真見其非。而後明吾之是以正之。務可以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以俟之後聖。而後無愧其人。若陽明之攻朱子也。果爲得朱子之心。而有當於其說乎。吾觀其答顧東橋之書曰。朱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三

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在於親之身耶。假在於親身。而親歿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心。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吾心之良知與。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果若斯言也。朱子可謂天下之至愚。叛聖以亂天下者也。夫臣之事君。以忠也。夫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孟子曰。欲爲臣。盡臣道。法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

者也。夫不敬其君，天下之大惡也。苟不如舜之所以事君，則已陷於天下之大惡，而不自知焉。則所以去其不如舜，以就其如舜者，當無不知也。子之事親而當孝也，夫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夫至於曾子之事親而始曰可也，不然猶爲未能事其親矣。則所以去其不如曾子，以求其如曾子者，又當何如也。此人倫之至，天理之極，止之則也。此爲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所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也。今人乍見孺子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天

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何心也。仁也。格物者，知皆擴而克之，達之於其所忍，無不見。吾不忍之真心焉。一簞食，一豆羹，生，死隨之，而行道不受，噉爾蹴爾，乞人不屑，此何心也。義也。格物者，知皆擴而克之，達之於其所爲，無不見。吾不爲之真心焉。此之謂格物。而致知，故其心之神明，表裏精融，通達無間，而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得藏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故意之所發，無不誠。心之所存，無不正也。吾所聞於程朱格物致知之說，大畧如此也。未聞其格孝於親。

之身格忠於君之身格惻隱於孺子格不受不屑於行道乞人也。以是而闕前人之說。譬如以病眼見天。而謂天之不明。則眼病也。於天何與。是可百世以俟聖人乎。

又曰。君子非立言之難言。而不得罪於聖人之爲難。夫聖人之言。順性命之理而已。後之求聖人之言者。順聖人之言而已。陽明之說大學也。吾惑之。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陽明曰。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吾心良知之天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完

理於事事物物。則事物各得其理矣。事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是。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也。又曰。物事也。格正也。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又曰。格物者。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是格物在正心。誠意。意誠。心正。而后物格也。整庵羅氏所謂左籠右罩。以重爲誠。意正心之累。顧氏所謂顛倒重復。謂之陽明之大學可矣。詩云。無易由言。天下大矣。萬世而下。不尚有人也。夫。而闕前人之說。以就其是。又曰。凡人之言合者。必二物也。本離而合之。之謂合。

本○合○則○不○容○言○合○也○天○下○之○物○有○萬○而○理○則○一○無○體
用○無○顯○微○無○物○我○無○內○外○一○以○貫○之○者○也○告○子○之○義
外○不○識○性○也○故○亦○不○識○義○而○外○之○非○求○義○於○外○也○凡
人○之○學○謂○之○曰○務○外○遺○內○謂○之○曰○玩○物○喪○志○者○以○其
不○反○而○求○諸○理○也○求○諸○理○又○豈○有○內○外○之○可○言○哉○在
心○之○理○在○物○之○理○一○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無○心○外○之
理○猶○之○器○受○日○光○在○彼○在○此○日○則○一○也○不○能○析○之○而
爲○二○豈○待○合○之○而○始○一○也○陽○明○亦○曰○理○無○內○外○性○無
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反○觀○內○省○未
嘗○遺○外○也○誠○是○也○則○奈○何○駁○朱○子○曰○以○吾○心○求○理○於
事○物○之○中○爲○析○心○與○理○爲○二○也○然○則○心○自○心○理○自○理
物○自○物○匪○獨○析○而○二○且○參○而○三○矣○是○陽○明○析○而○二○之
非○朱○子○析○而○二○之○也○陽○明○又○曰○若○鄙○人○之○致○知○格○物
是○合○心○與○理○爲○一○者○也○心○與○理○本○未○嘗○不○一○非○陽○明
能○合○而○一○之○也○猶○之○乎○其○論○知○行○矣○夫○知○行○亦○未○嘗
不○合○一○而○聖○人○不○必○以○合○一○言○也○故○有○時○對○而○言○之
則○知○及○仁○守○是○也○有○時○互○而○言○之○則○智○愚○賢○不○肖○之
過○不○及○而○道○之○不○行○不○明○是○也○有○時○對○而○互○言○之○則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三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有時偏而言之則夫子嘆
知德之鮮孟子重始條理之知傳說非知之艱行之
惟艱是也有時分而言之則知及而不能守有不知
而作者是也吾故曰聖人不必合一言之也而知行
未嘗不合惟其未嘗不合故端言知而行在專言行
而知亦在大學之先格物致知也以其求端用力言
之然豈今日知之明日行之之謂哉必欲以合一破
先後之說也則大學之言先者八言後者八皆爲不
可通之說矣凡若此者總是強生事也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三

又曰陽明以朱子之致知也爲聞見之知故其爲宗
旨也曰良知吾則以大學之致知本非不良之知非
自陽明良之也朱子爲聞見之知與否與前乎吾者
知之後乎吾者知之吾則烏乎敢知雖然聖人之教
不爾也夫子不曰多聞從善多見而識乎不曰多聞
闕疑而慎言其餘多見闕殆而慎行其餘乎不曰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乎此爲初學言之也知之次
也夫聖人不任聞見不廢聞見不任不廢之間天下
之至妙存焉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也。非聞見乎。而聞見云乎哉。

泳化類編曰。嘗讀鄭端簡公云。陽明智以料賊。謀以出奇。才以呼衆。不浹旬而成蕩平之功。不在于肅愍公下。而時勢視于公更難。至其標示致良知三字。聚徒談學。詆朱遵陸。彼自謂得不傳之真學。恐未必盡也。陽明之學。只是一覺致良知之題。與夫知行合一之教。皆覺之與也。吁。聖人了心。佛氏圓明。豈窮理躬行之君子哉。六經四書。濂洛關閩諸言。國家以此造士。爲士者朝夕熟玩。將聖賢言語。體驗入身心。而力行之。不但視爲詞說。爲中主司而已。卽希聖希賢矣。古本則言傳習錄。紛紛不過發明收放心。尊德性之塵批爾。豈復有加於經書。宋儒言語。而謂讀此可悟先聖之真傳哉。皇明通紀云。陽明功業文章。儘足名世。不消講學。講學亦不消。宗信佛老。而訾程朱。反增

一麗贅。此言近似。

鄧元錫曰。王陽明卽知卽行。卽博卽約。卽心之良知。卽聖。直截易簡。而悟本禪宗。生平德慧術智。本大覺所自來。其學見其大。故不異二氏。雖頗訾其外人倫。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三

遺事物而性覺本空三教本同湛太宰嘗具述其言
問之矣其弟子高者言悟性專者言歸寂慧者言無
知窮玄索大至以儒學異此爲異端雖良知孔神於
佛覺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物之宗猶之未有當也
於是方士僧扼腕言天仙言佛上乘則淫滯其間而
未自解免迨嘉隆之際而極矣

艾千子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謂性命仁義卽在日
用事物之間不必舍近而求遠舍淺而求深如禪玄
異端之說也卽講學亦是多事孔子以學之不講是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三

吾憂謂其切近如聖門弟子荅問等語卽是講學豈
必譚空說玄如近日開門受徒日事空言虛語之謂
乎自王陽明以幻誕苟簡鼓惑後輩以獵取聲譽蓋
其不讀書窮理而以見性明心爲足故其言皆幻誕
愈幻誕則獵等僭妄立地聖賢故愈苟簡此後相習
日趨於簡便而於道德義理性命求之愈玄遺漏愈
多惟求之愈近則學問愈精詳地步愈實功夫愈無
窮此孔孟所以異於佛氏也六字不必深求乃所以
深求六字爾

愚按陽明一出譚良知者盈天下而議良知者亦盈天下議之者曰禪也譚之者曰聖也紛紛呶呶無虛日矣嗚呼抑何弗考也陽明之言曰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又曰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由是觀之是陽明未嘗以告子爲諱也其荅陸元靜書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又曰隨物而格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三言

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體段工夫大畧相似由是觀之是陽明未嘗以佛氏爲諱也陽明不勝其好高立異之念而名位勢力適足以動人遂不憚以身樹禪門之幟顯然與鄒魯洛閩爲敵而畧無所忌而其徒又從而簧鼓震盪於其間若龍溪緒山心齋海門雙江大洲輩齊唱宗風變怪百出口口良知口口菩提正覺方傲然以棒喝爲得意而又奚知所諱乎迨天泉一証舉世若狂滿街聖人一切不礙嗚呼無善無惡四字儒耶釋耶此

不待辨而知之者也。既乃人心不死，剝後有復，有識者起而攻之，卽其徒亦或舉而疑之矣。陽明知衆論之不我與而已，說之不足以行遠也。於是晚年定論之作，亦其計無復之聊以塗飾斯人之耳目而已。而管東溟、李卓吾、何心隱、林兆恩之徒，則又立爲三教一家之說，以附和之名爲渾同，爲調停實則竄入尼山之室而據其座也。自時厥後，人人儒也，而實人人釋也，名爲三教實惟有佛爾。蓋自有明正嘉而降，百餘年間，斯文一大爲淪晦焉。今其餘焰尚未熄也，嗚呼，豈可不爲之寒心乎哉。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三

耳
觀乎
衆論之

07585

不卷雜四十九終



